

百姓记事

以前的夏天

翟杰

以前的夏天,是一个闭上眼才可以看见的季节。于是,一些时候,我喜欢慵懒地躺在躺椅上,闭眼想夏天。

脑海中,永远鲜活老家屋后的河堤。堤上种满了树,夏天的第一声鸟鸣就是在这片林子里发出来的。忙碌了一天的大人收工回家,几两酒下肚,抓起手电筒就到这里摸知了。这种学名叫作金蝉的东西,营养价值极高,素有唐僧肉的美誉。那时候,这种东西实在算不上稀罕,每家每户的餐桌上都能看见。前几天,母亲在集市上买回一些,告诉我,七十多块钱一斤,我粗略算了一下,一个就接近两块。也难怪这样,上次回乡,发现摸知了的人比知了多,真是物以稀为贵。

每一个在农村长大的孩子,都会有夏夜乘凉的经历。那时候没有空调,风扇也只能使屋内的闷热之气流动起来,起不了大作用。于是,便有了“苦夏”一说。一夜,村里的主路上就多了纳凉的人。大人谈笑风生,老人蒲扇轻摇,孩子在爷爷奶妈怀里数星星。一颗、两颗……稚嫩的小手伸向大大的夜幕,数着数着就进入了甜美的梦乡。现在,我好久没看见过星星了。有天晚归,抬头看天,竟发现有星光闪烁。有时候我想,假使现在依旧繁星满天,还会有当年数星星的心境吗?

真没想到,从前举手可得的抬头可见的东西,如今都成了稀罕物。

夏日渴望清凉,下河成为夏天里最大的诱惑。下河的时间很重要,中午不行,天热水还凉,下午五六点钟最好,日头已不那么晒,水温也上来了。记得河岸边有一棵大柳树,会游泳的孩子在水里嬉戏,不敢下水的在树下捡石子、用细沙堆城堡、捉小鱼。现在只要一闭上眼,耳边依稀传来当年的水声和笑声。

有一天回乡,河堤已被铲平,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楼房。小时候的玩伴小辉将手臂伸直,食指从左到右挪移着:“早被征收啦!”恍惚间,我仿佛看到当时那些仓皇出逃的蝉和无家可归的鸟,满是无奈和悲凉。

“孩子们去哪儿玩呢?”我问。

小辉摇摇头,颇有些无奈:“我家老大已经上初中,没时间玩了,老二刚过七岁的生日,哦,就是我们那时候疯玩的年龄,咱不都是爬树下河吗?现在他们也只能在村头的超市里玩玩塑料滑梯之类的东西,同样是爬上爬下,可远不如咱们自在哦……”

我觉得,小辉嘴里的“自在”还未能完全表达出我们当时的那种状态,我想了想,应该用“逍遥”一词。是的,只要我们愿意,完全可以在自我想象中化身孙悟空,爬到树上,找到一根粗壮的树枝,躺倚在上面缓缓睡去;只要我们高兴,又可化身成水龙王,一个猛子扎到水底,看小鱼小虾从身边穿过,看水草在卵石间招摇,整个儿仿佛置身于水晶宫内。这一切的幻境总是在母亲那一声声绵长悠远的吆喝中唤醒。日暮西沉,太阳只剩下小半边脸,袅袅的炊烟从村子里升腾起来——该吃晚饭了。吃完饭,又是一群一群的人,提着马扎,抓着蒲扇,端着用罐头瓶子泡好的茶叶水,带着一天的新鲜事,聚集到主路上乘凉谈天看星星……

那一个个只可远观的夏天啊,一点一点充盈在我的内心。闭眼想夏天,是对远去时光的憧憬与纪念。以前的夏天里,有母亲年轻的容颜以及自己一去不复返的童年。

宋书恩也突然意识到,自己可以帮助焦楚扬、马平川在老家办事,怎么就没想到自己老婆的事情?真是,局中人迷啊。好在,大舅哥想到了自己的妹妹,最终有了圆满的结局。

接到宋书恩的电话,吴金玲刚到企业上班没几天,马上请假八天好开口。加上镇里正在催缴两类五项等提留款,机关人员都包村到户,每天都得下乡,连星期天都不过。等过去这一段再去,反正不急。

宋书恩两个月没回家了,吴金玲在电话里表示了自己的不满。平时工作忙,星期六、星期天又要陪领导活动,真是抽不出时间回家。

35

宋书恩的婚礼简单而热闹。大哥原来住的两间厢房做了新房,用鲜艳的花布扎顶、贴墙,配着床上大红大绿的被褥,显得特别喜庆热烈。几样简单的家具把屋子装得满满的,有点拥挤。

宋书恩兴奋得不知所措,他微笑着坐在新床上,脸上全是满足。三十四五才娶上媳妇,他想笑得沉稳点做不到。

傻改柱不会错过这样的热闹,他赶早就来了,却是一

史海钩沉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王剑

历史上鼎鼎有名的汉光武帝。

刘秀一登基,当年和刘秀一起在太学读书的同学,如邓禹、强华、侯霸等人,都做了高官。邓禹位居云台二十八将之首,侯霸位居三公。唯独严光改了名字,归隐林藪。

有一天,刘秀忽然想起了老同学严光。他思贤念旧,就凭着自己的记忆,向画师描述了严光的容貌,然后派人拿着严光的画像“按图索骥”。

过了一段时间,有人向光武帝汇报说,在齐地发现了一个与严光十分相似的人,每天披着一件羊皮外衣在湖边垂钓。刘秀认定这就是严光,立刻命人驾着豪华的马车,带着重礼去拜访他。使者往返了三次,才请到了严光。

严光到了京都洛阳后,刘秀非常高兴,立即安排他在城北的驿馆住下,并派专人伺候。司徒侯霸听说严光来了,便派属下请严光。严光躺在地上,懒洋洋地给人入口述了一封回信:“位至三公,很好。如果能身怀仁德,辅佐正义,天下就会喜悦。如果一味地阿谀奉承,终究会身异殊处。”侯霸收到回信,封好后转呈给皇上。刘秀看了哈哈大笑:“没错,还是从前的那个严子陵!”

刘秀当天就来到严光居住的馆驿。严光躺在床上装睡不起来。刘秀径直走进他的卧室,把手伸进被

窝,摸着严光的肚皮说:“好你个严光,我费尽周折把你请来,竟得不到你一点帮助吗?”严光侧过身来,看了刘秀好一会儿,说:“人各有志,为什么非要逼着人家做官呢?”刘秀叹了口气,说:“子陵,随你吧,我不勉强你!”又在严光的床边坐了一会儿,便上车回宫去了。

又过了几天,刘秀有点不甘心,就把严光请进宫中。两人推杯换盏,把酒叙旧,说了好多知心话。谈至深夜,二人同卧于龙榻之上。严光鼾声如雷,熟睡之际还把一条腿压在了刘秀的肚子上。

第二天,观察天象的太史慌慌张张地奏告:“昨夜,有克星冲犯帝星,情势甚急啊!”刘秀想起夜里的事情,笑着对太史说:“不用担心,那不过是我老朋友睡在一起罢了。”

后来,刘秀三番五次地挽留严光,都被婉言谢绝了。刘秀想封严光为谏议大夫,严光也坚决不从。不久,严光就离开洛阳,到富春山下(今浙江省桐庐县境内)耕读垂钓去了。

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光武帝再次下诏请严光进京,又被他拒绝了。严光在富春江畔一直活到八十岁,无疾而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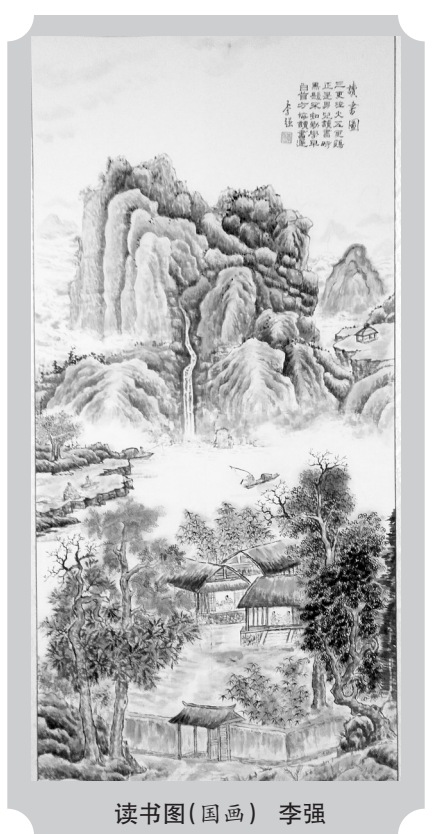
严光一生未曾出仕,然而,他“禄位终不屈”的隐士之名,却流传了将

近两千年。一代名臣、文学大家范仲淹为严光修建祠堂,作歌颂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也有人讥讽严光沽名钓誉:“一着羊裘便有心,虚名留得到如今。当时若着蓑衣去,烟水茫茫何处寻?”

歌赞也好,讥讽也罢,横贯桐庐、富阳两县的富春江,依然澄明秀丽。“青山寒寒滩,浪痕惊素鸥。以之为朋亲,安慕乘华鞅?”如今,站在富春江边,我们依然能从梅尧臣的诗句里,隐约看到严光当年江边垂钓的笃定和悠闲。

河南汝州蟒川乡十字路村南,也有一座富春山(东山),山下有一条清澈的河流,名叫严子河。严子河东岸的山脚下,有一个严子洞。这里岭峦对峙,树木葱郁,人迹稀少,据说也是严光的隐居处。只不过,河南汝州富春山的名气,比不上浙江的富春山而已。对此,有人写诗愤愤不平:“大洋羊裘狼藉隐,钓台片石尚嶙峋。客星一去桐江水,终古高名属富春。”

古往今来,刘秀和严光的故事,已经成为一种千古佳话。人们欣赏严光,探访严光,除了心存敬意之外,就是想沾沾他的好运气。“君为名利隐,我为名利来,羞见先生面,夜半过钓台。”在名利面前,严光永远是一个标杆,始终散发着洞穿时空的清醒。



读书图(国画) 李强

知味

青青毛豆

李星涛

毛豆就是带荚的黄豆,其豆荚青翠扁平,夹内豆粒嫩绿,粒身裹有种衣,外表看上去是半透明的白膜。因其荚上披覆细毛,故称毛豆,是夏季餐桌上不可多得的佳肴。

毛豆以新鲜青绿、荚形阔大、茸毛较白者、豆粒饱满者为最佳。新鲜的毛豆荚儿较硬实,每荚有2~3粒豆子。豆的颜色呈绿色或绿白色,用手掐,有汁水立刻渗出。倘若豆粒顶端的月牙形呈浅绿色,说明毛豆很嫩;如果已经变黑,说明毛豆老了。

盐水毛豆是老饕桌面上常见的下酒菜。做法是:毛豆摘好洗净后,用盐水浸泡二十分钟,再搓洗一次,捞出沥干。沥干的毛豆剪去两端,以便更好入味。锅内放入辣椒、花椒、香叶、八角,大火煮出味。下毛豆后,滴几滴油,加入2勺盐,煮的时候不要盖锅盖,这样才能让毛豆翠绿不变色。水烧开后,煮10分钟左右,关火,浸泡半个小时后即可食用。

盐水毛豆做法虽然简单,吃起来却滋味悠长。豆粒连荚,又去其两角来煮,既保留了毛豆的本真,又融入了辅料的香味。那豆荚颜色碧青,赏心悦目。剥开来,一汪清澈的水光中泊两粒青豆,莹润如玉,楚楚动人。舌尖轻轻卷一粒入口,牙齿一对,豆香便四处飞溅,霎时占据了口腔的每个角落。此时的味觉里,既有蔬菜的清新甘爽,又有大豆的油耐韧糯,后尾还上扬着大豆特有的浆香,诱人极了。

毛豆还可以剥出来米来清炒,但须大火旺油,锅里接连翻炒两次,再放进红辣椒切成的细丝儿,加入一勺细盐,即可用一白盘盛出食用了。如此一盘清炒毛豆米,宛如玉盘里聚着一群绿星星,让人看了不由咽下津津生风。吃下几粒之后,心里顿时像是遥看过秋夜浩瀚星空的清爽起来。

汪曾祺老先生曾在一篇散文里说,他老家那里,中秋时节常煮毛豆供月,带壳煮。汪老先生的父亲会做一种毛豆:毛豆剥出粒,与小青椒(不切)同煮,加酱油、糖,候豆熟收汤,摊在筛子里晾至半干,豆皮起皱,收入小坛。下酒甚妙,做一次可以吃几天。

毛豆不仅是美食,而且膳食纤维含量也很高,达4.0%。人们所熟知的高纤维蔬菜,像菠菜、菜花、菠菜、南瓜、白菜、油菜等纤维含量都要远远低于毛豆。因此,毛豆还是美食界不折不扣的纤维冠军。

毛豆水嫩,怎么做都是美味。但最好不要放入浓油赤酱当中,让其失去鲜嫩的本质。唯品盐水毛豆之余,我常想,倘若能用青嫩的毛豆米磨浆点膏,做成翡翠豆腐,那一定又是一道垂涎天下的美味!不知那些做豆腐的高手们,能否大胆创新,一展身手,让我这个嗜爱吃毛豆的老饕能再次一饱口福!

新书架

《在亲密关系中成长》:知名情感导师的私密情感课

李楠

一段好的关系,需要两个人的相互理解、共同经营,一起跨越那些有可能损害亲密关系的“情感雷区”。不过,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这需要双方掌握一定的相处技巧,并且学会在关系中不断成长。情绪是影响亲密关系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在当前的社会生活中,焦虑情绪越来越多地成为破坏亲密关系的隐形杀手。为了防止亲密关系出现不和谐的状况,人们可以从了解对方性格、改善沟通方式、增进相互理解等多种途径来加固情感,最后建立起一种理性、安

全、舒适的情感联结。

作者卡洛琳·戴奇是国际知名的心理学家、培训师、作家和主持人,擅长催眠、焦虑管理、情感调节。她拥有超过35年的临床经验,目前担任密歇根州法明顿山焦虑症治疗中心主任。她经常应邀在国际会议上发表演讲,并获得了许多专业组织颁发的奖项,包括美国临床催眠学会颁发的总统奖、密歇根临床催眠学会颁发的终身成就奖。她帮助成千上万的来访者和听众了解了自己成长和关系经营中的秘诀。

儿时放了暑假,四处奔跑割青草喂生产队的耕牛。一下午的手忙脚乱不停劳顿,换回的是一大箩筐鲜美的青草。夕阳西下,装实箩筐,别开镰刀,就势躺在或泥土松软或吐露草芽的田埂上,歇歇酸了的那股肢。此时凝望挂在西边天空中的那团团片片束束缕缕晚霞,疲乏的周身顿觉舒服许多。

散步折回身重又走到那溢彩的桥头,不自觉抬头看了看刚才拍照的那方天空,已有星星在俏皮地眨眼了。与走近的几位晚练者搭讪,话题集中满是工作生活压力过大,不时有谨慎诚恐之感。何以减负,唯有仰望天空中的云彩。女儿上小学时喜欢唱的那首歌《哦十分钟》:“听那丁零零的下课铃声送来十分钟,来吧来吧来吧,大家都来轻松轻松,让我们那疲劳的眼睛看一看蓝天,让紧张的大脑吹进清风……”甜美圆润,童声如昨。我这样设想,倘若我们都能从沉重冗杂的事务中抽出来,时常纯真地看看天空,与去留无意的云朵互道珍重,互为憧憬,恐怕不失为一个好方法。每次不需多长时间,短短的十分钟就足够了。

人与自然

仰望云彩

刘传俊

人心颤,我兴奋得如醉如痴。闲适的云彩,在微风吹拂下,会组合出美不胜收的各色图案。各种动植物、人物、高山、大海、河流、楼阁……应有尽有,仿佛在地面上出现的物象,在天边都能按图索骥。

那云彩五光十色。或深红嫣红橘红杏红桃红玫瑰红,或月白雪白乳白羽白,或湖蓝蔚蓝藏蓝深蓝孔雀蓝宝石蓝,或暗灰昏灰亮灰,或木槿紫丁香紫水晶紫薰衣草紫,或淡黄土黄橙黄鹅黄姜黄……更多的则是多种色彩柔和搭配,根本无法分清其中纯粹的一种两种或其他几种。那云层,辽阔高远;那云朵,遍洒潇洒;那动物,或攀缘自躺在地铺上,仰望无垠的天空,观看千姿百态的云霞。那时的高天,瓦蓝瓦蓝,碧空如洗,人画的云彩柔美得令

或如壮汉耕耘于田间……只要展开想象的翅膀,开启足够的联想空间,凝神聚目,那传神的着了色的图画就会呼之欲出,招之即来,栩栩如生在眼帘里,永恒储存在脑海里,供你随时随地任意筛选把玩欣赏赏美。

尤其值得留恋的,是那云朵朵巧妙拼比成的大海的模样了。海面壮美浩瀚,波澜不惊,静如处子。蓝蓝的海湾,灰灰的曲折的海岸线,轮廓分明。或橘黄或灰白或玉兰的色彩,从海的边缘逐渐向海的深处铺陈加重,使得大海显得异常美妙,不可揣度。偶尔还能看到渔舟漂移其上,悠然自得。充满好奇的我,想象那大海的上方,也许还会有另一道靓丽景色。那景色,与我躺在晒场上看到的一模一样吗?

连载

有人问:“改柱你不想你媳妇?”

傻改柱大声说:“咋不想啊,谁不想媳妇啊。过了二十多年,说走就走了,我又不知道她家在哪,要知道我就去找她了。说走就走了,心里闪得慌……”

傻改柱说着竟哽咽起来,眼里流出浑浊的泪水。

爹告诉宋书恩,两三个月前,老七的孩子开着小卧车来接她那天,傻改柱哭得鼻子一把泪一把,老七也咳嗽哭着不走。村里好几个年轻人把傻改柱拉走,老七的四个孩子一边哭着,一边强行架着她把她弄上车。老七被接走以后,傻改柱总是在深夜里狼嚎般痛哭,闹得全村人都睡不安生。据说,老七,也就是刘爱香,在“文革”期间因为丈夫自杀被气疯后离家出走一直流落在外,孩子们找了她二十多年。

爹说:“别看他傻,还怪有情有义哩。”按照农村的风俗,新媳妇的表姐凌燕根本就没有参加婚礼的资格。因为电话事件的后遗症,宋书恩完全没了与凌燕约会的心情和胆量。他只能在心里偷偷地想想凌燕,再不敢轻举妄动了。



个人,不见了老七。宋书恩正疑惑,傻改柱神情暗淡地说:“老七跟我过了二十多年,谁知道她还有个名字叫刘爱香,还有三闺女一个儿。她这四个小孩说他把她弄走就弄走了,我好歹也算他爹吧?他不认我,把老子一个人扔这不管了。”宋书恩突然发现,傻改柱老了,他艺术家一样的长发变得花白,脸上有了很多皱纹,肩膀也向前倾,有些弓腰驼背了。

唯唯大声喊:“大家节省子弹!报一报有多少。”

石头说:“我还有三发!”

“我有两发!”老三喊,“你哪唯唯?”

“我比你们都多,四发!”

“没子弹了,要枪还有啥用?”刘明理嘟囔着。

“娘,我还有十几发呢!”丹红跑到娘身边。

“节省着用吧!”娘说,“明理,地雷还有几颗呢?”

“好好,快给我!”刘明理大声问,“唯唯,地雷能不能用呀?”

“地雷不是手榴弹,地雷只能埋!”

只剩下十六七个了。鬼子们集合在一起,在龟村的指挥下,慢慢地追过来。他们一边走,一边避开可疑之处。龟村认为,前边就是山顶,民兵们无路可逃了。

民兵们躲在石头后边,透过石缝儿看着鬼子。

鬼子害怕再次踏响地雷,他们试试探探,小心至极。

龟村显然不满意士兵们的行动,

“打!”唯唯一声喊。

枪弹齐发,又有鬼子倒在地上。

“撤!”刘唯唯喊。

魏兰英很后把子弹打光了。如果还留一颗,她就会把这个罪该万死的老鬼子送上西天。可惜!魏兰英禁不住轻叹一声,跟着战友们再往山上跑。只是,她再也忘掉掉追在后边的这个老恶魔!

唯唯大声问:“还有多少子弹?报!”

“我有一颗!”石头应。

“我有一颗!”窝囊应。

“打!”唯唯一声喊。

枪弹齐发,又有鬼子倒在地上。

“撤!”刘唯唯喊。

魏兰英很后把子弹打光了。如果还留一颗,她就会把这个罪该万死的老鬼子送上西天。可惜!魏兰英禁不住轻叹一声,跟着战友们再往山上跑。只是,她再也忘掉掉追在后边的这个老恶魔!

唯唯大声问:“还有多少子弹?报!”

“我有一颗!”石头应。

“我有一颗!”窝囊应。